

丁玉柱 著

王蒙 简论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WANGMENG JIANLUN
王 蒙 简 论

丁玉柱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简论 / 丁玉柱著. —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81067-502-8

I. 王… II. 丁… III. 王蒙—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833 号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266003)

出版人: 王曙光

文登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42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册 定价: 25.00 元



(本书作者与王蒙合影)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王蒙生活历程论	(6)
一、早熟的少年布尔什维克	(7)
二、“放逐”伊犁河畔的诗人	(14)
三、梅开二度的文坛鲜花	(22)
第二章 王蒙文学观念论	(26)
一、源于生活的文学立场	(28)
二、博采众长的多元手法	(45)
三、返璞归真的消闲理念	(76)
四、驳多统一的杂色风格	(110)
第三章 王蒙艺术信仰论	(128)
一、信仰真理的执著追求	(134)
二、美丽人生的现实展现	(147)
三、丑恶生活的揭示批判	(158)
第四章 王蒙作品思想论	(173)
一、壮丽青春的激情礼赞	(175)
二、美好爱情的讴歌咏叹	(188)
三、与生俱来的“积极的痛苦”	(205)
第五章 人性形象探索论	(226)
一、惶惑灵魂的精神求索	(228)
二、自我迷失的艰难寻找	(239)
三、战栗人生的悲剧探源	(251)

第六章 王蒙多维创作论·····	(264)
一、艺术园地的全方位作业·····	(265)
二、潇洒自如的王蒙式批评·····	(279)
三、别具一格的王蒙式文体·····	(289)
第七章 王蒙文学现象论·····	(302)
一、历史发展的必然抉择·····	(302)
二、传统艺术的积淀陶冶·····	(304)
三、异域文化的合理采撷·····	(308)
四、作家主体的自由自觉·····	(314)
第八章 余论·····	(319)
附录 王蒙研究索引·····	(327)

引 论

在镶嵌于新时期文学苍穹的繁星之中,王蒙,无疑是最引人叹赏、最璀璨夺目的一颗。这颗明星,在新中国的曙光朝霞里悄然而出,伴随着共和国的航船而浪涌波翻,以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的勃勃英姿蜚声文坛。他经历了时世沧桑,饱尝了雨雪风霜,战胜了坎坷磨难。面对着百业待兴、万马齐喑的艺术宫殿,他无畏地投出了《向春晖》、《光明》、《最宝贵的》、《歌神》、《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杂色》、《相见时难》等“集束手榴弹”,无情地轰击羁绊文艺女神的锁链;面对着“伤痕”漫染、人妖难辨的时代情感逆澜,他高唱《青春万岁》的主旋律去温暖冰冷的心,真诚地奉献一泓《深的湖》给干涸的心田,以善良多情的《淡灰色的眼珠》对岁月人间顾盼流连;面对着欧风美雨的潮起云涌,他巧借“活动变人形”将审视的目光专注于《新大陆人》;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他又挥动如椽巨笔,展开“哲学”翅膀,绘就“四季”长卷抒写共和国一代人的精神诗篇。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从京城到新疆,从北国至南方,莱茵河倒映过他的身影,墨西哥的国花抚摸过他的手掌,星条旗映入他的眼睛,莫斯科红场留下他的足响。他直面苍生,透视人寰,他敢吃蜗牛而得风气之先。这一切,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王旋风,辐射出灼人心魄的“王蒙热”,出现了“王门立雪”^①的蔚然景观。

强烈的文学轰动效应作用于敏感的读者,产生了对王蒙其人

^① 刘绍棠:《我看王蒙的小说》,《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第62页。

其作的巨大信息反馈。诵其诗,读其书,有人惊呼王蒙的作品“是文学的堕落”,是“对大脑的惩罚”;有人认为“具有很高的格调”、“富于历史感”,道出了读者“无法形容的内心感受”^①。观其人,有人说王蒙“精力饱满,思想活跃,言谈中时有诙谐和睿智的语句迸跳出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②;有人说王蒙是天山的一匹野马,有人崇奉王蒙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③,有人疑心王蒙“在呼喊——歌唱——长啸的另一面”,显示的是“一种男人的慷慨的抽噎”^④;有人断定“王蒙原是革命熔炉里的好钢,是社会主义建设工地上的一根钢筋,可谓钢筋铁骨的好材料”^⑤;有人佩服“王蒙是个很理智的人”,称他“是一棵根深蒂固的树,不是猫耳绿罐里孵出的瘦长豆芽”^⑥。甚至同一评论者面对同一评论对象也作出了不同的评价,既认为王蒙是个“阅历很深、生活感受丰富、头脑十分勤快又机敏的人”^⑦,又觉得王蒙是一个“当代文学的叛徒,不肯循规蹈矩,搞坏人们文学胃口的狂人,戏弄读者的文字魔术师”^⑧。更有趣的是,立志使自己的创作要“让那些评论者永远瞠乎其後,发出互相矛盾的断语”^⑨的王蒙本人,也忍俊不禁,亲自披挂上阵,登台亮相,幽默调侃自谓道:“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50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

①⑧ 见冯骥才:《话说王蒙》,《文汇月刊》1982年第7期,第44~45页。

② 雷达:《“春光唱彻方无憾”——访作家王蒙》,《文艺报》1979年第4期,第34页。

③ [苏]C·A·托罗普采夫:《王蒙对文学创作的探究》,应天士译,《钟山》1984年第5期,第221页。

④ 何士光:《致王蒙信》,《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4期,第29页。

⑤ 刘长海:《漫谈王蒙的创作个性》,《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第63页。

⑥ 刘绍棠:《我看王蒙的小说》,《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第62页。

⑦ 冯骥才:《王蒙找到了自己——记与英国人的一次对话》,《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第66页。

⑨ 王蒙:《蝴蝶为什么得意》,洁泯主编:《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终坚持现实主义。是永远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是乡愿。是尖酸刻薄。是引进了西文艺术手法食洋不化。是党官。是北京作家群的‘哥儿们’。是新潮的保护人。是老奸巨猾。是智者。是意识流。是反官僚主义的先锋。是一阔脸就变。是儒。是老庄。是魔术师。是非理性。是源于生活。是‘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主题)……”^①读者、评论家、作家本人,各抒己见,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霄壤,莫衷一是。对此,王蒙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就像一个大蝴蝶”^②,评论家和读者抓住他的头却扣不住他的腰,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王蒙由此自我感觉“很得意”^③。因为“不会有真正的作家不谋求这种得意,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如此得意”^④。王蒙这只得意的蝴蝶,既遨游于艺术王国的无垠碧空,又时时浸染着人间尘世的火色烟光,并以其翩跹舞姿、绰约魅力,独领风骚地展现了新时期波谲云诡、扑朔迷离、莺飞燕舞、雀跃蝉鸣的灿烂奇观,构成了独具风采的王蒙艺术世界:时而悲郁泣诉,时而蹙眉敛额,时而热血沸腾引吭高歌,时而饱经沧桑回眸远眺。愈久弥醇,幻化万端,琳琅满目,珍馐杂陈,仿佛彩云出岫,又恰似惊涛拍岸。

如同海市蜃楼绝非无中生有而是大自然的杰作精品一样,王蒙及其艺术世界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冲击下感生的文学原子核裂变现象。”^⑤它显示了王蒙、新时期作家、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从稚嫩到成熟,从单纯到复杂,从清浅到深沉,从躁动到澹定的嬗变过程。这个嬗变过程,对王蒙而言,作为一个具有稳定的与正确的政治观点与艺术观点的作家,他的文艺创作既具有动态

①②③ 见王蒙:《蝴蝶为什么得意》,洁泯主编:《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④ 何士光:《致王蒙信》,《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4期,第28页。

⑤ 徐怀中:《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致王蒙同志信》,《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第64页。

常新的艺术品貌,又有着某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积淀和价值取向;这个嬗变过程对其艺术世界的全景——新时期文学乃至当代文学而言,从宏观角度来看,则是一个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有所收获的过程;从微观角度来看,则是发现中有所困惑,前进中有所回归,收获里有所失落。这样,以王蒙其人其作为核心,掩映新时期的繁花朵朵、芳草落英,叠衍了王蒙及其艺术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和微妙性,从而与“新时期文学极其多变”^①的总体表象、内蕴精髓相一致。它既属于王蒙,又为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所拥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踏入王蒙研究领域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感受到弥漫于王蒙及其艺术世界表里内外活跃跳荡、多彩多姿的品貌,令人产生难以全窥总括的窘迫与敬畏。

尽管如此,然而,由于任何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②,因此,“这个小说家的世界或宇宙,这一包含有情节、人物、背景、世界观和‘语调’的模式、结构或有机组织,就是当我们试图把一本小说和生活作比较时,或从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去评判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时所必须仔细加以考察的对象。”^③这就为考察王蒙及其艺术世界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依据。本书试图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在作家生活经历与时代环境、历史与政治、中外文学思潮相激相荡、相因相成的新时期文学的电光石火之中,散点透视王蒙艺术世界纷纭万状的艺术表象,在捕捉其艺术精灵所在的历史探源中完成对全文的建构。因此,本书重

① 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第15页。

②③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239页。

点论述的是：王蒙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因受主观与客观、内在精神与外部世界等诸因素的影响，在具有深厚的历史容量和浓郁的时代气息的艺术创作中，从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美学和文化学等层面对形形色色人生和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全面的艺术的价值判断，并在广泛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基础上，有机地融合民族历史、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深厚精神内容，体现出当代性与历史感交融的人生哲理和文学创作意向。选取王蒙其人其作某一侧面进行透视与剖析，旨在借王蒙之一斑而窥当代作家、作品全貌，以新时期乃至当代作家作品的风采尽传现代文学以至中国文学精神，在此基础上感知与阐释中国历史的“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①。

由于笔者学识和阅历不深，加之对于材料掌握的片面和理解的肤浅，因此，虽然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参考了大量有关文献，但是，受知识修养和理论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术前辈、国内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王蒙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有志于此的同行不吝赐教，给予批评指正，是为笔者衷心祈盼。

① 鲁迅：《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0～141页。

第一章 王蒙生活历程论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活动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种反映不是一般的照相式的反映，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离开社会生活，文学之树必然会因失去营养源泉而枯竭，有了社会生活而不进行富有艺术性的创造，也无所谓文学作品的产生。当探讨某一位作家的创作风貌时，我们必须把他同时代和文学历史联系起来。因为，一方面文学作品所描写和反映的是经过作家心灵感应过的生活，是艰辛的心灵铸造，作家与其作品既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又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①，另一方面，时代所孕育产生的作家及其作品，其中杰出的文学领袖和出类拔萃的作品，正如别林斯基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是能够在文学史中划一时期、给文学史规定出一个新的倾向来的。这一倾向的基调，取决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作家自身独特的生活经历。所以，当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命运、文学现象时，我们必须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王蒙作为新时期文学史上最富有代表性、卓有成就和广泛影响的作家，对王蒙的创作和评论，许多文章发表过许多很好的意见和中肯的评价。但是，毋庸讳言，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针对王蒙一篇或几篇作品而发，缺乏的是从作家和作品的有机整体，从作家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55页。

的生活历程与时代和文学思潮的高度,对其人其作以及环绕其人其作形成的文学现象作出具体深入的分析和评判。因此,如何把王蒙其人其作与时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如何总结王蒙个人以及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之一。所以,要认识王蒙并理解王蒙的作品,在广阔的时空坐标中描摹它的轨踪并透过纷纭万状的表象捕捉其内在精灵,就必须从深入细致地研究王蒙的生活历程入手。因为作为至今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新中国第一代作家,王蒙几十年来就像蝴蝶一样不断变化,像风筝飘带一样飘浮不定。人世间沧桑之变,使王蒙忽此倏彼,莫测高深。“他一直被拨弄于革命与反革命、香花与毒草之间,奔走于京华、边塞一线,时间和空间的笔,不知在他的身上胡乱地画了些什么,宛如一部读不大懂的‘意识流’小说所给予人的印象那样。”^①因此,王蒙本身及其文艺实践衍化的独特文学现象无疑地成为新时期乃至当代文学“一个不断‘活动’、反复‘变形’的复杂存在”^②的典型代表。

一、早熟的少年布尔什维克

王蒙的祖籍在河北沧州南皮县。沧州南皮,自古属于多悲歌慷慨之士的燕赵之地。几千年华夏历史的悠悠长河,在此地也泛起了引人注目的浪花,不乏文治武功者与墨客骚人。单是清代中、晚期就有两个重要人物,对王蒙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

这其中之一,就是与王蒙母亲的祖上有着亲戚关系、和曹雪芹

① 阎纲:《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第27页。

② 邵元宝、宋炳辉:《文化的命运与人的命运——论王蒙〈活动变人形〉及其他》,《上海文论》1987年第1期,第24页。

是同代的清朝大文学家纪昀(1724~1805)。这位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士大夫,31岁中进士,被授予编修之职。后来因才学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45岁时,因漏言的罪名而被免职,遣送乌鲁木齐。如同杜甫建草堂聊以度日一样,纪昀也于乌鲁木齐的鉴湖旁造了一个阅微草堂,与当地的文臣武将们平等来往。由于纪昀“性坦率,好滑稽”^①,所以,他在乌鲁木齐备受尊重,心情也十分愉快,后来纪昀遇赦召还,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借此殊功。嘉庆皇帝登基后,纪昀以持重老臣的身份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直至登上协办大学士这一相当于宰相的高位。纪昀不仅官运亨通,而且在乾隆时期尤以博学著称。他“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源流之正伪。主持风会,为世所宗”^②。其家富藏书,其学问与考据功夫都是第一流的,其诗文在清代亦属大手笔。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和《红楼梦》、《聊斋志异》成为“清代小说最流行者”^③。家学的熏染,影响了王蒙的一生。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王蒙的同乡“南皮张香涛”张之洞(1837~1909)。这位生于鸦片战争前三年、卒于辛亥革命前两年的“中国近代史上复杂的过渡型人物”^④,以其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他做词臣,为学官,热心清议,勤理学政,从一个少年得志的科举名士,逐渐成为一个恪守儒家经训、精明干练而又颇有心计的文职官员,一个气度恢弘、勇于任事而又圆滑善变的封疆大吏,终于跻身军机枢要,成为清末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而作为清末洋务派的重要领袖人物,张之洞顽强地坚守着传统的

①② 见谭正壁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海书店据光明书局1934年版翻印,第1552页。

③ 蔡元培:《详注〈阅微草堂笔记〉序》。

④ 章开源:《〈张之洞评传〉序言》,见冯天瑜著《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儒学教义,主张“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企图维系封建纲常于万世不移;但目睹世事如沧海般的莫测变幻,他又力图学习西技、西艺,试图从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进行近代化改革。这两方面被他精练地概括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的重要原则,甚至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张之洞不仅政绩斐然,而且在清末文学界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诗文大都是“依自己的身份,称心而言,以学识才力为根柢,运用自如,无论写景叙事抒情遣词都戒浮泛而求切实,用典则避堆砌而求精当,形成一种重厚宽博的风格”^①。王蒙在《文学与我》一文中,在说到祖籍南皮时,说它“因是张之洞的故乡,故小有名气”,自己颇觉自豪和骄傲。纪昀和张之洞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对幼年王蒙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在王蒙成年以后,尤其是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故之后,不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仕途上,在王蒙身上都可以窥见这两个人物身上的痕迹,在他们身上似乎可以描摹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发展曲线。

1934年10月15日,甲戌年农历九月初八,王蒙出生在北平沙滩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时,王蒙的父亲王锦第正热衷于研讨德国哲学,他的好友何其芳正迷恋法国文学,得知王锦第喜得贵子,遂从正在阅读的法文版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中的男主人公阿蒙(现译本为阿芒)身上获得灵感,于是就爱屋及乌地建议王锦第给儿子取名叫“阿蒙”,王锦第听后连声叫好,但又觉得那个“阿”字是南方人的习惯,容易让人联想起“阿猫”“阿狗”之类的名字,北方人听了会感到别扭,因此二人确定给这个新生儿起了单名“蒙”字。^②王蒙自己说“出生后回过南皮”,而且“小时候,在家里我说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8页。

^② 方蕤:《我与王蒙》,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沧州话,在学校说北京话”^①。王蒙的父母虽然在王蒙出生时都在京上学,但是,就像高尔基《童年》中所描写的阿列克塞一样,王蒙的童年,是在激烈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家庭生活纠纷中度过的。由于父母感情不和,家里经常发生可怕的争吵,这深深刺激了王蒙幼小的心灵。因为父亲经常不回家,家中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常常须靠典当旧物维持生活。实在拮据时,母亲就带上四个孩子到外祖母家去寄住。在其姨母的教育与熏陶下,天资聪慧的王蒙,从小喜爱文学,6岁时便功课优异,能背诵许多中国古典诗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王蒙全家为躲避战乱而迁入北平市内。王蒙忘不了父亲在一次吃晚饭时对他说过话,你要记住,你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战争的年代,是给外国军队占领的年代。在王蒙读小学时,有篇课文鼓吹“中日满亲善”,老师不愿意讲,学生们不想听,结果连喊带哄,乱闹了一堂课。1945年,王蒙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入了平民中学(今北京第41中)。就在这一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使至今还“依稀记得坐马车逃难、夜宿旅店、听到牲口吃草声音的情形”的年幼的王蒙感到“兴奋若狂”。因为他说自己“虽然年幼,但是仍和其他儿童一样,具有反日的民族自尊心理”^②。然而,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腐败行径,又使王蒙很快对他们感到了彻底的失望。

不幸的家庭生活,动荡的社会环境,使11岁的王蒙开始在书本中寻找自己的乐趣。由于从小受到文化教育的缘故,读书无疑地成了他童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那时,他家附近有个民众教育馆,藏有冰心、巴金等人的作品,还有《聊斋志异》一类很有趣味的书,王蒙每天一放学就跑进去,一直到闭馆才离开。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喜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以后,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即使

①② 王蒙:《文学与我——答〈花城〉编辑部××同志问》,《花城》1983年第4期。

在知识有罪的年月,王蒙也从未放弃过读书学习,甚至在已经年近古稀、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之际,王蒙仍谦虚地给自己定位于“我是学生”^①,表现出对学习和创作的终身向往。多方面知识的广采博收,使王蒙自身的文化素养逐渐深厚起来,为其后来挥洒自如地进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段生活,王蒙在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曾有过详细生动的描述。

整个腐烂的旧社会孕育着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一进中学,王蒙立刻“就被时代的洪流推到反美反蒋、争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斗争前线去了”^②。王蒙从此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他从1946年起就“和当时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③。革命的、进步的书刊对王蒙的思想进行了启蒙教育。王蒙此时“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毛泽东著作和革命(包括前苏联的)文艺作品。《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纲》、《大众哲学》、《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士敏土》、《铁流》……都是在解放前悄悄阅读的”^④。这使王蒙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此时,年仅12岁的王蒙已经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学生演说家”^⑤。后来,王蒙又参加了地下党办的寒假补习班,请大学中的共产党员来给他们这些进步的中学生讲述革命道理。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考验,1948年10月10日,差5天才满14岁的王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成员。这固然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现象,但也说明了王蒙在政治上的早熟。

年轻的王蒙,给党的肌体注进了一滴新鲜的血液,党也赋予了他更加旺盛的革命精力。他“立即投入了发展组织,积蓄力量,迎

① 赵笛:《“海大教授”王蒙称:我来海大当学生》,《青岛日报》2002年4月2日第5版。

② 王蒙:《冬雨·后记》,《读书》1980年7月号。

③④ 见王蒙:《文学与我——答〈花城〉编辑部××同志问》,《花城》1983年第4期。

⑤ 洁泯主编:《中国当代作家百人传》,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